

文献通考
经籍考

上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〔元〕马端临 著

华东师大
古籍研究所

标校

文献通考

经籍考

上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〔元〕马端临 著

华东师大

古籍研究所

标校

文献通考

经籍考

下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文獻通考·經籍考
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

(上海中山北路三六六三號)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

吳縣裝潢印刷二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六月第一版

一九八五年六月第一次印刷

八五〇×一一六八 三十二開

一〇〇〇千字 五七·五印張

印數——一〇〇〇〇本

統一書號：二二三五·〇一〇

定價：拾伍元柒角

出版說明

元馬端臨撰《文獻通考》是政書體史書中的一部巨作，與唐杜佑《通典》、宋鄭樵《通志》合稱「三通」。全書共三百四十八卷，分二十四門，《經籍考》次第十九，計七十六卷。

《經籍考》著錄自古迄宋「存於近世而可考」的圖書約五千種，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，部類有小序，各書有解題，是一部收羅宏富、體制完備、有代表性的輯錄體書目。同時，由於徵引文獻所發生的歷史變化，《經籍考》在輯佚、校勘等方面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。因此，早在明代弘治年間，就已有《經籍考》的單刻本行世。

《文獻通考》始刻於元泰定元年，原本已佚，現存最早的版本是元至正又五年余謙西湖書院修補印本。此後，又有明正德慎獨齋刻本、嘉靖馮天馥刻小字本、萬曆司禮監刻本，以及清乾隆武英殿刻本、同治崇仁謝氏刻本、廣州學海堂刻本、浙江書局刻本等各種版本。

這次校點，選用殿本爲底本，以上海圖書館藏元余謙補刻本（簡稱「元本」）和華東師大圖書館藏明弘治單刻本（簡稱「明本」）作對校本，參之以其他諸本，附著校記，明顯誤字，則逕予改正。在版面行格的編排上，《文獻通考》有其獨特的形式，這次整理出版，一依原式。此外，我們編有《文獻通考經籍考》有關索引，以篇幅較大，將獨立成冊，與本書分別發行。

本書校刊工作，曾得已故呂貞白先生的指導和審訂，在此，謹表我們深切的懷念。

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

文獻通考・經籍考目錄

總叙(卷一).....	一
經部(卷二——十七).....	三九
史部(卷十八——三十四).....	四三九
子部(卷三十五——五十六).....	八二三
集部(卷五十七——七十六).....	一二九七

文獻通考經籍考卷一

總敘

伏犧氏始畫八卦，造書契，書者，文字，契者，刻木而書其側。故曰：書契也。一云：以書契約其事也。鄭玄以書書木邊言其事，刻之木，謂之書契也。以代結繩之政，由是文籍生焉。伏犧、神農、黃帝之書，謂之三墳，墳，大也。言大道也。少昊、顓頊、高辛、唐、虞之書，謂之五典，言常道也。至於夏、商、周之書，雖設教不倫，雅誥與義，其歸一揆，是故歷代寶之，以爲大訓。八卦之說，謂之八索。索，求也。求其義也。九州之志，謂之九丘。丘，聚也。言九州所有，土地所生，風氣所宜，皆聚此書也。

按古書之流傳於今者，惟六經。六經之前，則三墳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是已。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，則國家之所職掌者，此也。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，則學士大夫之所誦習者，此也。今其書亡，而其義則略見於孔氏尚書之序，故錄之以爲經籍之始。索隱史記三皇紀言：「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，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

歲〔一〕，分爲十紀，凡世七萬六百年。一曰九頭紀，二曰五龍紀，三曰攝提紀，四曰合雒紀，五曰連通紀，六曰序命紀，七曰脩飛紀，八曰回提紀〔三〕，九曰禪通紀，十曰流訖紀〔三〕。則上古之書蓋不可勝計，然其說荒誕，故無取焉。

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，以逆邦國之治；掌八法，以逆官府之治；八則，以逆都鄙之治。太史，日官也。凡辨法者考焉，不信者刑之。凡邦國、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，以貳六官。六官各有一通，此太史亦副寫一通，故云「以貳六官」。小史掌邦國之志，奠系世、辨昭穆。志，猶記也。春秋傳所謂周志，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。史官主書，故韓宣子聘於魯，觀書太史氏。系世，謂帝系、世本之屬是也。小史主定之。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，執國法及國令之貳，以考政事，以逆會計；國法：六典、八法、八則。掌敘事之法受納訪，以詔王聽治。敘，六敘也。納訪，納謀於王也。六敘六曰：以敘聽其情。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，如春秋王命內史與父策命晉侯之類。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，若今尚書入省事。王制祿則贊爲之，以方出之，贊爲之，爲之辭也。以方版書而出之。賞賜亦如之。內史掌書王命，遂貳之。副寫藏之。

外史掌書外令，王令下畿外。掌四方之志，志，記也。謂若魯之春秋，晉之乘。掌三皇、五帝之書，掌達書名於四方。若謂堯典、禹貢，達此名使知之。若以書使於四方，則書其令。書王令以授使者。

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，以贊冢宰。王所以治之，令冢宰掌王治。凡治者受法令焉。爲書寫

其治之法。

小行人掌五物者，謂國札喪、凶荒、師役、福事、戕禍，共五者。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，其禮俗、政事、教治、刑禁之逆順爲一書，其悖逆、暴亂、作惡、猶犯令者爲一書，其札喪、凶荒、厄貧爲一書，其康樂、和親、安平爲一書。凡此五物者，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，以周知天下之故。按成周之時，自太史以至小行人，皆掌官府之典籍者也，其名數亦多。今除寶訓及太平六典之外，亦無可考者矣。

孔子生於周末，觀史籍之繁文，懼覽之者不一，遂乃定禮樂，明舊章，刪詩爲三百篇，約史記而修春秋，讚易道以黜八索，述職方以除九丘，討論墳、典，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。

程子曰：所謂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說，聖人豈得而去之哉？若言陰陽、四時、七政、五行之道，亦必至要之理，非如後世之繁衍末術也，固亦常道，聖人所以不去也。或者所謂義、農之書，乃後人稱述當時之事，失其義理，如許行爲神農之言，及陰陽、權變、醫方，稱黃帝之說耳，此聖人所以去之也。五典既皆常道，又去其三，蓋上古已有文字，而制立法度，爲治有迹，得以紀載，有史官以識其事，自堯始耳。

九峰蔡氏曰：今按周禮，外史掌三皇、五帝之書，周公所錄，必非僞妄，而春秋時三墳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之書，猶有存者，若果全備，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；或其簡編脫落，不

可通曉，或是孔子所見，止自唐虞，以下不可知耳，今亦不必深究其說也。

禮記經解：孔子曰：入其國，其教可知也。觀其風俗，則知其所以教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，詩教也；疏通知遠，書教也；廣博易良，樂教也；絜靜精微，易教也；恭儉莊敬，禮教也；屬辭比事，春秋教也。屬，猶合也。春秋多記諸侯朝聘會同，有相接之辭，爭辨之事。故詩之失，愚；書之失，誣；樂之失，奢；易之失，賊；禮之失，煩；春秋之失，亂。失，謂不能節其教也。詩敦厚，近愚；書知遠，近誣；易精微，愛惡相攻，遠近相取，則不能容人，近於傷害；春秋習戰爭之事，近亂。其爲人也，溫柔敦厚而不愚，則深於詩者也；疏通知遠而不誣，則深於書者也；廣博易良而不奢，則深於樂者也；絜靜精微而不賊，深於易者也；恭儉莊敬而不煩，深於禮者也；屬辭比事而不亂，則深於春秋者也。言深者，既能以教，又防其失也。疏皇氏云：解者，分析之名；此篇分析六經，體教不同，故名曰經解也。六經，其教雖異，總以禮爲本，故記者歸入於禮。

長樂劉氏曰：此經言周衰之時，諸侯之國雖不能逮文、武之時，猶能各通一經，以化其民，故孔子歷聘之時，入其國而其教可知。

山陰陸氏曰：不言「失之」而言「之失」者，六經無失也，學者之失而已。

金華應氏曰：醇厚者未必深察情僞，故失之愚；通達者未必篤確誠實，故失之誣；寬博者未必嚴立繩檢，故失之奢。沉潛思索，多自耗蠹，且或害道；弄筆褒貶，易素是非，且

或召亂。樂正崇四術以訓士，則先王之詩、書、禮、樂，其設教固已久。易雖用於卜筮，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。春秋雖公其紀載，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盡窺。故易象、春秋、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，則諸國之教未必盡備六者。蓋自夫子刪定讚繫筆削之餘，而後傳習滋廣，經術流行。夫子既廣其傳而又慮其所蔽，故有此言。然入其國即知其教，非見遠察微者不能也；觀其教即防其失，非慮遠防微者不能也。

莊子天下篇：古之人其備乎！配神明，醇天地，育萬物，和天下，澤及百姓，明於本教，係於末度，六通四辟，小大精粗，其運無乎不在。其明而在數度者，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。其在於詩、書、禮、樂者，鄭、魯之士，搢紳先生多能明之。詩以道志，書以道事，禮以道行，樂以道和，易以道陰陽，春秋以道名分。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，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。天下大亂，賢聖不明，道德不一，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。譬如耳目鼻口，皆有所明，不能相通。猶百家衆技也，皆有所長，時有所用。雖然，不該不徧，一曲之士也。判天下之美，析萬物之理，察古人之全，寡能備於天地之美，稱神明之容。是故內聖外王之道，闡而不明，鬱而不發，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。悲夫！百家往而不反，必不合矣！後世之學者，不幸不見天地之純，古人之大體，道術將爲天下裂。

按莊生之時，六籍未經秦火，其書具在也，而諸子百家，各以其說舛馳而淆亂之，是以

有聞而不明，鬱而不發之憂。周以荒唐謬悠之言著書，蓋亦百家之一也，而此段議論誠醇正，無異聖賢之格言。東坡謂莊子蓋助孔子者，於此見之。所謂「後之學者，不幸不見天地之純，古人之大體，道術將爲天下裂」。似逆知將有坑焚之禍，而深悲之矣。嗚呼！秦始皇三十四年，丞相李斯上書曰：「異時諸侯並爭，厚招游學。今天下已定，法令出一，百姓當家，則力農工，士則學習法令。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，以非當世，惑亂黔首，相與非法教。人聞令下，則各以其學議之，入則心非，出則巷議，誇主以爲名，異趣以爲高，率群臣以造謗。如此弗禁，則主勢降乎上，黨與成乎下。禁之便。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。非博士官所職，天下有藏詩、書、百家語者，皆詣守尉雜燒之。有敢偶語詩、書棄市。以古非今者族。吏見知而不舉，與同罪。令下三十日不燒，黥爲城旦。所不去者，醫藥、卜筮、種樹之書。若欲學法令，則以吏爲師。」制曰：「可」。

魏人陳餘謂孔鮒曰：「秦將滅先王之籍，而子爲書籍之主，其危哉！」子魚曰：「吾爲無用之學，知吾者惟友。秦非吾友，吾何危哉？吾將藏之以待其求，求至無患矣」。

夾漈鄭氏曰：「陸賈，秦之巨儒也。酈食其，秦之儒生也。叔孫通，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。數歲，陳勝起，二世召博士、諸儒生三十餘人而問其故，皆引春秋之義以對。是則秦時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也。況叔孫通降漢時，自有弟子百餘人，齊、魯之風亦未嘗替。

故項羽既亡之後，而魯爲守節禮義之國。則知秦時未嘗廢儒，而始皇所坑者，蓋一時議論不合者耳。

又曰：蕭何入咸陽，收秦律令圖書，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。其所焚者，一時間事耳！後世不明經者，皆歸之秦火，使學者不覩全書，未免乎疑以傳疑。然則易固爲全書矣，何嘗見後世有明易之人哉！臣向謂秦人焚書而書存，諸儒窮經而經絕，蓋爲此發也。詩有六亡篇，乃「六笙」。詩本無辭，書有逸篇，仲尼之時已無矣，皆不因秦火。自漢以來書籍，至於今日，百不存一二，非秦人亡之也，學者自亡之耳。

按秦雖出自於西戎，然自非子、秦仲以來，有國於豐、岐者數百年。春秋之時，盟會聘享接於諸侯，秦誓紀於書，車鄰、小戎之屬列於詩，其聲名文物蓋藹然先王之遺風矣。今下令焚詩、書，而曰史官非秦記皆燒之，則秦誓、秦風，亦秦記也，獨非詩、書乎？李斯者，襲流血刻骨之故智，而佐之以人頭畜鳴之僞辯，固世所羞稱者。然斯學於荀卿，卿之道，蓋祖述六經，憲章仲尼者也，是其初亦自儒者法門中來。然則始皇既非聲教不通之編夷而驟有中華，李斯亦非椎朴少文之俗物而盲處高位。今乃以焚滅經籍、坑戮儒生爲經國之遠猷者，其說有二：曰愧，曰畏。愧則愧其議已也，畏則畏其害已也。自載籍以來，詩、書所稱桀有暴德而天下歸殷，紂有暴德而天下歸周，幽、厲有暴德而周室東

遷，寢微寢滅。五霸迭興，七雄分據，始皇既已習聞其說矣。今雖諉曰：德兼三皇，功過五帝，而其所行，則襲桀、紂、幽、厲之跡耳，夫豈不自知之？而儒者記纂，明以語人曰：如是而興，如是而亡，不啻燭照，數計，龜卜而示後來以軌範。蓋始皇之所愧而畏者此也。自夫子歷聘列國，孟氏以儒術游於諸侯，思濟天下之溺，而引時君於當道者，至拳拳也；雖不肯枉道以求售，然思濟天下之溺，至拳拳也。繼而蘇、張之徒，專以口舌干時君，雖其所持者詭遇之術，妾婦之道，與孔、孟之學，如黑白薰蕕之相反，然其汲汲皇皇，求以用世之意則類也。而范雎之於魏冉，蔡澤之於范雎，皆逞其辯口，扼其吭而奪之位。於是士生斯時，皆以讀書游說爲可以得志而取高位，李斯亦以說客進身者也。故韓非入秦，以策干始皇，則忌而誅之。天下豈無尚如非者欲睨其後乎？蓋李斯之所愧而畏者此也。詩、書百家語之在人間者焚之，其在博士官者存之，蓋亦知其本不可廢也。罷侯置守者，私其土地於己也；焚書而獨存博士官者，又欲私其經術於己也。主相之心，務欲滅經籍以愚天下，峻法律以威天下，而使之「莫予毒」，以爲鞏固不拔之計。然陳勝、項梁、項籍、劉季之徒，本非有祖述湯、武、弘濟蒼生之夙志，俱以罹於禁網，遁迹亡命，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，奮挺而起，以成土崩瓦解之勢。趙高熏腐小醜，亦非有文墨詞辯，足以傾動上聽；徒以少習深文，依於伎忍，故陷扶蘇、蒙恬，戮諸公子，夷

李斯，如出一律。蓋犯法而作亂者，陳、吳、劉、項也，倚法而作姦者，趙高也。然則隳秦七廟而具斯五刑者，非詩、書也，乃秦之法律也。

秦以儒者爲博士，每國家有大事，則下博士議之。然因淳于越進議封建，而下焚書之令，因盧生輩竊議時事，而下坑儒之令。蓋此二事者，皆激於博士之正論。然則其所進用者，必皆得面諛順指如周青臣、叔孫通輩，然後能持祿苟免耳。稍引古義持正論，則批逆鱗、觸奇禍。是書雖存而實亡，博士官雖設而實廢矣。又按史記言：始皇聞盧生竊議亡去，大怒曰：「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。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，欲以興太平，求奇藥。今聞韓衆去不報，徐市等費以巨萬計，終不得藥，徒姦利相告日聞。」然則始皇所謂不中用者，所焚之六籍是也；所謂召文學、方術士求奇藥者，所存之醫藥、卜筮等書是也。然六籍雖厄於煨燼，而得之口耳所傳，屋壁所藏者，猶足以垂世立教千載如一日也。醫藥、卜筮、種樹之書，當時雖未嘗廢銅，而並未嘗有一卷流傳於後世者。以此見聖經賢傳，終古不朽，而小道異端，雖存必亡，初不以世主之好惡而爲之興廢也。

西漢書儒林傳序曰：秦始皇兼天下，燔詩、書，殺術士，六學從此闕矣（四）。陳涉之王也，魯諸儒持孔子禮器往歸之，於是孔甲爲涉博士，卒與俱死。師古曰：孔光傳云：「鮒爲陳涉博士，死陳下。」今此云孔甲，將名鮒而字甲也。陳涉起匹夫，馮適戍以立號，師古曰：馮，與驪同。適，讀曰適。

不滿歲而滅亡，其事至微淺，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爲臣者，何也？以秦禁其業，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。及高皇帝誅項籍，引兵圍魯，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，弦歌之音不絕，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？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，講習大射、鄉飲之禮。叔孫通作漢禮儀，因爲奉常諸弟子共定者，咸爲選首，然後喟然興於學。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，師古曰：言陳豨、盧綰、韓信、黥布之徒相次反叛征伐也。亦未遑庠序之事也。孝惠、高后時，公卿皆武力功臣，孝文時頗登用，師古曰：言少用文學之士。然孝文本好刑、名之言，及至孝景，不任儒；竇太后又好黃、老術，故諸博士具官待問，未有進者。師古曰：具官，謂備員而已。漢興，言易，自淄川田生；言書，自濟南伏生；言詩，於魯則申培公，於齊則轅固生，師古曰：培，固者，其人名；生者，其號也。他皆類此。培，音陪。燕則韓太傅；師古曰：名嬰也。言禮，則魯高堂生；言春秋，於齊則胡毋生，於趙則董仲舒。及竇太后崩，武安君田蚡爲丞相，黜黃、老刑名百家之言，延文學儒者以百數，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，封侯，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。西漢書藝文志序曰：昔仲尼沒而微言絕，李奇曰：微不顯之言也。師古曰：精微要妙之言耳。七十子喪而大義乖。師古曰：七十子，謂弟子達者七十二人；舉其成數，故言七十。故春秋分爲五，韋昭曰：謂左氏、公羊、穀梁、鄒氏、夾氏也。詩分爲四，韋昭曰：謂毛氏、齊、魯、韓。易有數家之傳。戰國從衡，真僞分爭，從，音子容反（五）。諸子之言，紛然殽亂。至秦患之，乃燔滅文章，以愚黔

首。漢興，改秦之敗，大收篇籍，廣開獻書之路。迄孝武世，書缺簡脫，禮壞樂崩，師古曰：編絕散落，故簡脫。脫，音吐活反。聖上喟然而稱曰：「朕甚閔焉！」於是建藏書之策，如淳曰：劉歆七略曰「外則有太常太史、博士之藏，內則有延閣、廣內、祕室之府」。置寫書之官，下及諸子傳說，皆充祕府。至成帝時，以書頗散亡，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，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、傳、諸子、詩賦，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，太史令尹咸校數術，師古曰：占卜之書。侍醫李柱國校方技。師古曰：醫藥之書也。每一書已，師古曰：已，畢也。向輒條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錄而奏之。師古曰：撮，總取也，音千括反。會向卒，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。師古曰：卒，終也。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，故有輯略，師古曰：輯，與集同，謂諸書之總要。有六藝略，六藝，六經也。有諸子略，有詩賦略，有兵書略，有數術略，有方技略。今刪其要以備篇籍。師古曰：刪去浮冗，取其指要也。其每所條家及篇數，有與總凡不同者，轉寫脫誤，年代久遠，無以詳知。

夾漈鄭氏曰：班固藝文志出於七略者也。七略雖疎而不濫，若班氏步步趨趨，不離於七略，未見其失也；間有七略所無，而班氏雜出者，則蹟矣。揚雄所作之書，劉氏蓋未收，而班氏始出，若之何以太玄、法言、樂箴三書合爲一，總謂之揚雄所序三十八篇，入於儒家類？按儒者舊有五十二種，固新出一種，則揚雄之三書也。且太玄，易類也；法言，諸子；樂箴，雜家也；奈何合而爲一家？是知班固胸中元無倫類。